



特別
^21
2759
12



鐵花仙史

第二十二回

東閣客狼辭東牀透

詩曰

涼夜薄煩省睡魔。玉樓高起逼天河。

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心奈若何。

又詩

疎櫺鐵馬亂風飄。火冷金符百和銷。

昭和十年一月二十三日購末

怪底芙蓉情不斷。君家何事苦迢迢。且說王儒珍見楊克斧到來，春風滿面的去迎接，入到裏面講禮就坐。儒珍謝道：「專因賤處瑣屑事務，致辱吾兄，枉駕來臨，褻尊已極。容日負荆，克斧答道：「小弟辦事不周，特來請罪。兄何反出此言者？」蒙家兄見委，弟至廣陵，卽與家表叔言及，家表叔必欲親自揀擇，倒也儘不必月老傳言，弟告懇再四，而家表

叔執意不從。且言西席乃係貴客，斷不敢屈作東牀，弟亦無可如何。因恐吾兄懸望，故不辭跋瀟來此，面覆儒珍見說，意興索然。只得勉強應答道：「姻緣乃五百年前預定，原非人力之所能爲。况小弟碌碌庸材，兼復一貧如洗，固宜令表叔老父母之不肯俯就。但有煩吾兄往返跋涉，殊令輾轉無以自安。耳克斧道：「受人之託，自應終人之事，所恨付託不效。

方抱慚莫釋也說罷卽起身作別儒珍再三
挽留不住遂判袂而去儒珍當下又納悶了
幾天却也無如之何只得把來撇下且自苦
磨雪案打點成名不在話下再說陳秋遴自
從與蘇王兩人別後本欲到京會試奈因父
親有恙未敢遽爾遠離坤化病了兩月覺得
少痊合家俱各歡喜不勝誰知後因感冒風
寒竟爾前症復發秋遴衣不解帶侍奉湯藥

指望可以漸愈無如病勢淹牽不能脫體纏
綿既久深入膏肓那年重陽節後日重一日
眼見得是疾不可爲矣到了十月初七日黃
昏後坤化執秋遴之手而嘆息道我命有如
朝露只在此刻中矣人生自古誰無死我亦
別無甚繫念獨是未曾爲汝覓得佳婦不免
耿耿於心耳然書中有女正自無憂但婚姻
大事汝切不可造次我死之後善事汝母勿

替先志，兢謹自矢。則汝父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秋遴含淚應諾，坤化又命攬起沐浴更衣，扶至正寢，端坐而逝。陳夫人與秋遴放聲大哭，暈去復甦，當下一應內外鉅細，俱得馮吉星來主持料理。秋遴止辦箇泣血稽顙，直乃盡哀盡禮，毫髮無憾。有一闋滿江紅詞道：

哀痛如何，直到了百身莫贖。一提起生初佑我，淚珠千斛。黃泉無處可尋親，空

遺手澤書難讀。嘆椿庭逝矣，莫追隨，心何促。漫幾度愁風燭，纔幾歲悲風木。想深恩何但提攜，顧復鴟叫三聲星漸。瞑鶴飛千載，魂空逐。恨嚴霜一夜折椿枝，何太酷。

秋遴父親沒後，每念罔極之恩，無從報効。整日只是愁容滿面，號泣呼天。陳夫人雖有破鏡之悲，尤切愛子之念，常把話來勸解。秋遴

恐傷母心亦只得稍稍節哀不表。却說單純家在福州府署中。將及盤桓了一載。自己覺得無顏。只得作別起身。李之生終究親眷分上。白眉白眼不來。餽其十金。少資路費。純來從閩中回來。使道經由天台。那里有一人姓溫。雙名全誨。純來在天台爲典史之時。全誨乃其故吏。純來因想起此人頗善趨錢。我曾另眼相看。如今何不到他家裏住幾時。就與他借些錢鈔回去。亦未爲不可。算計定了。便尋路到姓溫家來。全誨因念昔日情分。款留在家。取酒食來相待。純來不勝之喜。遂又留戀於天台道上。恐防家中懸望。覓便先寄了一封家信回杭州。正是

休說故鄉風景好。受恩深處便爲家。
再說王儒珍在蔡其志處。自從楊克斧回音之後。甚苦無聊。想起秋遊居憂在家。極該去

探望他一遭。也好藉此散悶。卽命墨童跟了
投陳宅來。相近門前。墨童先去通報了。秋遊
聞知。忙出迎接。一徑導至書房中坐定。儒珍
道。尊翁老伯仙逝。弟因遠在雲間。未盡匍匐
之誼。抱歉何如。秋遊道。椿庭見背。弟五內如
焚。幾無意於人世。特恐塵慈母之懷。稍自寬
譬。然終天罔極。痛何可言。茲聞令岳蔡翁。竟
有桑榆之悔。而以吾兄爲繼嗣。是亦足以慰
正嫂之心矣。儒珍道。兄真知我心者。小弟所
以曲從其意。實欲藉報寒荆之節義。而吾兄
百計圖維。欲爲弟成全之一片肝胆。亦所沒
齒不忘也。秋遊道。弟之心跡。實可質諸天地
鬼神。而事形掣肘。反害香閨。弟方自恨其謀
事之太疎。而兄顧不施責罰。轉蒙嘉許。耶。兩
箇談論間。家人搬將酒肴出來。秋遊立起。遜
坐道。飲酒食肉。原非居喪之禮。然良朋聚首。

促膝談心又非酒不足以爲樂。畧其節焉可耳。儒珍道久不與吾兄暢飲。酒龍亦解納悶。今日相逢自當受飲三杯。秋遴道若只三杯何謂暢飲。吾兄此言自相矛盾矣。先該罰飲三杯。儒珍道暢飲情也。三杯禮也。禮酒之後用情無底耳。說罷大家都笑。當下淺斟細酌各訴衷腸。直吃到月移花影彼此醺然。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話得投機不厭多。

儒珍道欣逢知交情話不覺叨飲過多。夜色已深可以告止矣。說罷起身作別。秋遴亦不固留相送出門而去。再說秋遴在家一日忽然發想道昔人有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看來揚州天下名區不弱於我武林。何不命駕一遊。用開懷抱。當下卽去稟知母親。告以游學。陳夫人亦正恐他在家哀毀致傷遺體。便允其所請。秋遴卽日拜辭母親帶了樵

雲僱船前往。不一日已抵維揚。秋濤心中忖道：我來此非僅作一日之遊，當得一幽靜寓所爲妙。奈一路尋覓，非湫隘之處，卽花柳之區，並無雅潔可居。偶從二府衙前經過，聞說署內左偏頗多閒曠房屋，且又幽雅，不知可肯容人借寓。因見裏面走出箇老家人來，便去和他打話。那老家人就喚蘇通問道：相公尊姓？待稟知了老爺，却來回覆。秋濤大喜道：

煩你稟上老爺，說我錢塘陳秋濤暫求借寓。蘇通聽了道：原來就是解元陳爺，是和我家小老爺至交好友。小人不曉得，倒多多有罪了。秋濤忙問道：你家小老爺是誰？蘇通道：我家小老爺姓蘇，號紫宸，老爺是他叔父。蘇誠齋曾在錢塘作縣的。秋濤點首道：原來就是紫兄。令叔署中，前聞欽取上京，不道又銓選在此。當下蘇通入去通報。秋濤自和樵雲在

外等候秋遴暗想紫兄已雲遊物表而我仍
僕僕塵勞今日臨風懷想暮雲春樹之詩殊
覺不堪卒讀耳正嗟嘆間蘇通出來道家老
翁說敝署荒涼本不足以辱貴介今旣得蒙
賞鑒竟請光臨秋遴見說大喜卽命人去搬
運行李寄寓於東首園中那卧房坐啟俱各
幽潔可愛不必細表却說蘇誠齋久慕秋遴
才學不期借寓於此心中甚喜次日清晨秋

遴先來拜望了誠齋亦卽日就往答拜見秋
遴個儻風流又復溫文謙謹果然名下無虛
早有招置甥館之意但在乍會未便啟齒那
秋遴見誠齋雅意惓惓十分垂盼亦自感荷
不已時值秋末冬初園中另有一種景色秋
遴步過幾處迴廊曲檻來到座見月樓中推
窗四望却與內室相隔不遠西面有芙蓉一
木照臨池上正開放得光華燦爛如列錦屏

何讓埋劍園中所產秋遊恍然大悟道花姨
之言驗矣昔時原有廣陵之約今日果然年
華非舊光景如新深淺但憑池上月之句思
之徒增浩歎當下觀玩一回愴然而返正是

昔日花前曾邂逅。今來花下覺神傷。
再說誠齋欲將秋遊應雀屏之選因思若蘭
已受蔡生之聘彼方立志不移無庸相強而
害女馨如雖年已及笄然比瑤枝尚小二齡

似可畧緩惟瑤枝與陳生年齒相當況且才
貌雙全兼又嫻於女訓真乃天然良匹但未
知瑤枝心下如何。一日燕閒無事向瑤枝說
道汝兄同畢純來進京在江中遇盜落水純
未已有音信回家汝兄尚無着落大約葬於
江魚之腹矣瑤枝含淚而言道家兄作事願
倒自取滅亡誠不足惜所恨先君一生正直
而繼嗣乏人若教之鬼不其餒而蒼天蒼天

曷其有極。竇女有言，恨我不爲男子。良有以也。說罷，哀哀的哭，誠齋勸道：「雖然伯道無兒，還幸中郎有女，倘覓得一乘龍快婿，亦可作半子收成。卽汝先人在冥冥之中，當亦快然無復遺恨矣。今我有一段話，却要與汝商酌。汝年已漸長，宜賦桃李之作。前日有一秋元來此借寓遊學，係汝同鄉陳坤化方伯之子，表字秋濤，因遭父喪，不曾會試。與我紫宸姪

兒亦是同年，而且至交好友。我細觀此人，華出衆，舉止風流，真東坡魯直之流亞也。現今留他在園中安頓，意欲爲汝作終身之托。不知我兒意下如何。瑤枝從容答道：「見自傷命薄，早失怙恃，復因點選之役，覆溺江心，已自分作波濤之鬼。蒙大人拯救，并認螟蛉大人之恩，誠所謂生死而親骨也。自今以往之年，皆大人再造之年，敢不惟命是從。誠齋大

喜卽命準備酒殺。叫蘇通到園中請秋遊起
酌。秋遊向誠齋謝道。小姪在此居停。已多取
擾。何敢又辱寵招。但長者有命。卻則轉恐不
恭。是以貿然而來。實增內愧。誠齋道菜羹水
酒。恐非所以娛賓。足下如此。撝謙益令主人
慚忤矣。當下入席共飲酒。至三巡。誠齋從容
言道。嘗聞赤繩繫足。千里不違。此語信有之
乎。今僕有一言奉告。未知肯容納否。秋遊道

老伯有何見諭。小姪何敢不從。誠齋因帶笑
說道。僕有一女。小字瑤枝。雖非國色。頗亦幽
閒。兼又畧通書史。雅好吟詩。倘蒙足下不棄。
俯就鸞凰。不勝之幸。秋遊原極愛才慕色。但
未經目覩。不肯輕信。雖瑤枝之名。素所傾想。
然聞已點選入宮。當效魚貫之寵。何以竟又
在此。疑必別有一人。况婚姻大事。豈可草草
設。或如登徒之所好。則終身受其荼毒矣。因

答道過蒙老伯垂愛。但小姪樸樸下材。恐不足爲牽絲之客。且父喪未畢。爲子者何忍論姻。不得母命。亦豈有擅自主婚。加以媒妁未傳。伐柯無斧。寧不爲大雅所譏。還望老伯三思。誠齋只道他客套話頭。因又說道。以足下美才。高攀蟾桂。想嫦娥當亦愛慕。少年何必謙謙若此。以言乎居喪之禮。今日不過先訂盟言。花燭之諧。仍可俟諸服闋。而令堂老夫

人處待老夫。卽日遣人前往致意。亦復何妨。至於冰人說合。儘不必拘。紅葉有緣。正自無煩。月老耳。秋蓬聽了這話。心下着忙起來。只得深深打一恭道。小姪告罪了。小姪竊有鄙衷。尚容細剖。小姪生平自誓。必欲得一才貌雙全之偶。方快素志。每見文人學士。尚自純盜虛聲。毫無實際。何況閨中弱質。粗知平仄。便稱咏絮奇才。少勝東施。卽品蕊宮仙子。貴

耳賤目貽悞良多。小姪區區之見，自以為不
遇文君相如，寧獨守臨邛之肆，若欲強就鴟
鳶之侶，雖奉天子之明詔而來，亦難從命。望
老伯大人深諒愚衷，恕其狂瞽說罷。又深深
一恭道。小姪在此，極蒙老伯盛情感荷，非淺
但省親念切，明日即欲返杭，特此稟達。正是
西施幾悞認東施，有眼無珠枉自痴。
明日樓頭親見後，湖亭舊已賦相思。

只因秋透這一番辭婚作別，有分叫相思不
斷。自恨一時語倒言顛，迷惑生邪，觸起當時
花姝木魅，不知誠齋如何留別，且看下回分
解。

評云：篇首寫儒珍求親不允，篇尾寫誠齋
擇婿不諧，一則阻於不得覲面識拔，一則
誤疑別有同名，遂使才子佳人如賈不售
子與氏有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讀竟此

金瓶梅
回輒令人作不敢求在外想而文亦兩事
互映機趣可觀。

鐵花仙史

第二十三回



假佳人冒認真佳人

詩曰

風流莫浪說文君 司馬原非薄倖人
正是東園景物好 應從紅拂覓佳音
話說蘇誠齋見秋遊一時着急吐出真情心
下又好笑又好惱笑的是笑他既立志要才

美之偶。今將瑤枝這般才美兩絕的許配他，却只苦苦推拒，豈不好笑。惱的是惱他自恃其才貌，視一切料吾女不足爲彼佳偶。雖是少年痴興，然亦不免太狂。怎能設一法兒使他親見瑤枝才美自然求之惟恐不得。那時待我慢慢的奚落他一場，豈不奇快。算計定了。因向秋遴道：「既然足下主見如此，亦何必相強。且請暢飲以盡餘歡可耳。」當下又飲了。

一會秋遴起身謝擾，誠齋叫人送去東園，自入內來見瑤枝，將上項事情細細的說了一遍。道：「是他不信吾兒才貌，故有這一番推却。我今想得一箇妙法在此，只消如此如此，怕他不落我局中。原來秋遴在見月樓看玩芙蓉時，已被瑤枝留心瞧見，恍與湖亭所遇那生一般無二。知卽所說浙省秋元，心甚驚喜。今聞誠齋之言，未免也要假作推辭道：『那生

金瓶梅
既賦美才。還宜謙抑。爲是。如何太自矜夸。未免少年狂妄。然彼既苦苦推諉。大人亦何必定要相強。况孩兒聞聞中字跡。不宜妄示外人。於禮恐亦未便。誠齋笑道。若公然與他覲面聯吟。或者不可。今只裝作無意中。忽然邂逅。正復何妨。瑤枝只得也就依允。再說秋透心下。暗暗的好笑道。我道這老兒爲何這等殷勤。原來竟要相強我作東床。不知他那令

愛小知是怎樣。一箇才如蔡琰。美若西施的。方起得此心。却來下顧我陳秋透。豈不妄想已極。被我把他數語回絕。好不直截爽快。但言語太覺驕矜了些。致使這老兒負愧相陪。於心亦殊不安。然婚姻大事。苟一容情。必且草率。豈不貽誤終身。彼既不悅於我。明日卽便告別。亦有何難。當下心無掛礙。上床便寢。次早起來。用過早膳。卽着樵雲到那邊去請。

誠齋過來謝別不期去了好一會不見到來
秋遴等得不耐煩了。正待不別而行。却纔見
誠齋步入軒中。秋遴迎上道。特候老伯出來。
拜謝種種厚誼。小侄卽此返舍矣。誠齋道。相
見未幾。怎便匆匆言別。不妨再留一日。以慰
老夫渴衷。秋遴道。本欲再留。以聆訓誨。奈老
母倚閭而望。何故卽欲束裝。就道耳。誠齋道。
旣足下歸心。如箭。豈敢強留。但見月樓。聊治
一觴。少壯行色如何。秋遴道。取擾已多。豈堪
更擾。誠齋笑道。忝在通家。知契。何出此言。說
罷。便攜了秋遴之手。向見月樓來。纔到得樓
前。但聞異香馥郁。秋遴舉目看時。只見三四
個侍女。擁着位如花似玉小姐。在那里向壁
題詩。見秋遴走入。驚得忙欲迴避。却是誠齋
叫住道。此位卽紫宸哥哥的盟友。又係通家。
吾兒不妨過來相見了。那小姐見說。從從容容

容端立於右。秋遊此刻早已魂消。又聽得誠齋叫令相見，喜得疾忙上前，恭恭敬敬的唱了四箇肥喏。那小如回了萬福，自輕移蓮步。緩蹙湘裙冉冉而去。秋遊竟看出了神。端立不動，誠齋笑道：小酌已具樓頭，請登飲數盃，以便發駕。秋遊方回身道：屢叨盛筵，何以克當。一面說，一面將壁上之詩一看，却是一首咏菊之作。其詩云：

昨宵風雨到池塘

問道東籬菊綻黃

看去亭亭掃俗艷

摘來淡淡挹眞香

柴桑舊日曾經賞

彭澤當年自引觴

縱使園林春富貴

獨甘隱逸傲秋霜

秋遊問道：此位閨秀，不知係老伯何人，而有才貌如此，寧不使我輩鬚眉愧死。誠齋道：此卽小女瑤枝，生性愛東塗西抹，又不知在此寫些什麼。秋遊見說，想道：原來就是昨日所

言的却怎麼與昔時湖亭所遇的夏瑤枝名
字相同才貌又一般無二若能聯作配偶則
湖亭一段相思可慰矣因笑道原來就是合
閨愛小姐真乃仙才佳句誠齋道見女塗鴉
徒汗目耳便分付左右看酒兩人相遜入席
秋透那里還有心吃酒口中只是干仙才萬
佳句的稱賞那詩意欲誠齋來招架他倘再
提起昨日之言就好連忙依允豈知誠齋只

做不慙東扯西拽說的都是閒文並不波及
婚姻半字秋透暗暗叫苦道早知誠齋之女

是這般一箇才美絕倫的大該謹依嚴命却
如何苦苦的推辭想起自己昨日之言愈覺
唐突欲待從新說起昨日又再三辭絕的怎
好立時改口若得緩留幾日還可候便言之
今偏即刻就要起身思量裝病不行急忙中
又裝不出來本是一段美滿姻緣却自己失

張失志的弄捧心中越想越悔又苦又惱悶悶的坐着酒不沾唇般不染筋誠齋見此光景明知已中其計却笑道雖有悵別之恩莫效臨觴之嘆况後會有期何必如此悶悶且請開懷更飲幾杯亦不敢屈留而遲行色矣秋遴正尋思無計甚是苦惱今又見誠齋催迫起身越發着急因只得說道南齊大士意全悲離別之情固亦不無縈抱尤念昨者蒙諭婚媾小侄因是

酒後一時唐突還望海涵曲恕誠齋大笑道足下可謂多疑矣大丈夫作事須是斬釘截鐵昨蒙足下陳列肺腑一言謝絕老夫豈敢再來相強倘老夫於席間再提起姻事時先自受罰何如說罷哈哈大笑便舉盃相勸秋遴没法奈何了轉心生一計順口答道老伯之論甚妙可謂洒落極矣因亦舉盃豪飲興趣橫生酒至半酣秋遴假裝醉態道今日蒙

老伯高情。叨飲過分。竟爾醉極。殊不能自持矣。說罷。靠在桌子沿上。假作欲嘔之狀。誠齋道。足下往常量極大。怎麼今日忽然窄。狹未及數盃之酒。却便醉得這般。莫非怪老夫簡藝。故於分袂之時。反假醉不肯盡歡。急欲捨我而去耶。秋遴七斜着眼道。盛筵難再。怎忍花前不醉。實是酒力不勝了。一頭說。一頭撒下靠在桌上。沉沉的睡着。誠齋笑向樵雲道。你

家相公這等大醉量。今日不能起身的了。此樓之上。床帳悉具。你可扶相公自去安置。我倒不及奉陪了。說罷。大笑而入。正是

醉倒非因酒。

留連爲愛才。

早知今日苦。

悔不昔時諧。

說這陳秋遴。原是裝成假醉。見誠齋已去。樵雲扶得到房。又是不醉的了。樵雲笑道。相公今日吃酒。怎麼這般醉得快。却又這般醒得

快想是吃了空心酒之故耳。秋遊道：你自下樓，要你管甚空心酒不空心酒在此多。嘴樵雲笑着下樓而去。秋遊坐在房中暗暗叫苦道：我陳秋遊久有覓佳耦之心，怎麼今番遇着了佳耦，反自狠狠的推辭。縱是未曾親知灼見，也該含糊答應，待打聽得確實，果不甚佳，然後辭之未晚。却如何貿貿然回箇決絕好不孟浪。如今弄得不尷不尬，雖是今日裝醉，暫留了這一日，明日却將奈何。意欲捨之而去，却何忍失此佳耦。欲待留連，若不自陳衷曲，亦恐無益。如今也不能顧這許多情節了。做這一副老面皮不着，明日請老蘇出來，只得要去求他俯允。況此姻原是他自己先說起的，求之並不是無因而發，豈有反不依允之理。一時想得得意，便歡歡喜喜的睡了一晚。次早起身，洗漱方畢，即分付樵雲到裏

面去請蘇老爺出來。我有一句要緊說話相商。樵雲應聲去了一會。只見同着蘇宅小童來覆道家老爺。適有一樁公務。起黑早出衙而去。須是抵暮方歸。曾分付小的們叫致意。陳相公說陳相公今早必要起身。量來不及候送。容日謝罪。倘有甚事情。陳相公只消留一箇書柬在此。待小人轉達就是了。秋遊道。乃係要緊說話。不便轉達。必要與你家老爺

面談的。既要至晚方歸。只得再等一日了。小童見說。笑道。相公既有這般要緊的事。昨日就該與家老爺說了。怎到今日纔要緊起來。秋遊道。昨日醉了。一時忘懷。不曾說得。小童道。不該小的唐突陳相公的。出外之人。這饒行酒。原該少用兩盃。怎麼醉得連要緊說話都忘懷了。秋遊被小童冷言冷語。激得心頭十分着惱。欲待發作。又恐傷了和氣。那姻事

越發難。諧只得嘿嘿領受。真箇敢怒而不敢言。好生納悶。到得晚間。量來不能卽見。捱過一宵。次日早起。正要再叫樵雲去相請。只見那小童先走入書樓來說。道家老爺昨晚回來。不道按院將到。今早雞未啼曉。又出郭迎接。按院去了。秋濛頓足道。怎這般不湊巧。想又要抵暮方歸了。小童道。若接得着。卽午就回。亦未可定。接不着時。只怕倒還算不得日期哩。據小的愚見。陳相公倒不如權且回府。俟便再來。方爲妥協。不然的時節。老爺旣歸。期未定。相公又獨自一箇寂寞寞的。如何打熬得住。秋濛見說。攢着眉頭。道。寂寞倒也不妨。但我的事情。必須要見你家老爺一面才好。那有去而復來之理。在此多有打擾你處。明日一總謝你罷。小童笑道。旣是陳相公要在此老等。只恐沒人奉陪。多有見罪。那里

倒還要相公賞賜秋遊。明知小童取笑。總是爲了佳耦。雖受鼠輩之辱。只索自解自嘆。不想一住早又三日。尚不見誠齋回衙。心下十分焦悶。却又寂寞。不過不免散步園中。但見池畔芙蓉開得紅白可愛。想起昔時埋劍園中。曾與花娘相遇。今我旅館淒涼至此。爾寧不能慰我岑寂。花果有靈。尚當使我此姻速遂。庶不負昔日之情耳。正爾對着花叢。自言自語。忽誠齋走至面前。見了秋遊。假意驚訝。道：「只道足下返棹久矣。怎麼却還在此。獨不念令堂倚閭而望耶。况這幾日老夫他出何意。能耐心久留。秋遊漲紅了臉道：「小侄因欲踐盟諧配。故特羈此。以待老伯之歸耳。誠齋道：「原來如此。但不知是誰家閨秀。竟堪作足下之配。却又要等待老夫何用。秋遊陪笑道：「即係老伯向所諭令閨愛小姐。伏祈鑒相求。」

之意俯允此姻則三生幸甚誠齋見說哈哈大笑道足下又來取笑了小女才庸貌陋豈可與足下聯佳耦耶望勿復如此相謔秋遴告道前者所有唐突之言小侄已自知其罪今日之下總祈老伯海涵并望慨賜金諾誠齋正色道足下居令先尊之喪豈可言及婚姻况無令堂之命兼乏執柯之人亦決難從命秋遴見就把他說話來譏削他忙深深作

揖道小侄一時狂妄至以謔言冒犯還望老伯憲度汪洋恕前愆而允新好誠齋笑道既足下原可以不拘得父喪母命冰言若老夫必故意推却這是老夫驕矜了但老夫生下小女時曾立一妾願必得雁塔題名之士方中雀屏之選倘或不能遂意則寧東床高擱不作無婿之憂也秋遴笑道小侄雖不才視雁塔題名如拾芥耳但今日先求季諾容俟

他日春風得意然後洞房花燭以踐大人之願何如。誠齋俛首良久道：「既足下如此殷殷之意，老夫未便固辭。但小女性頗古怪，俟與商之。」老夫晚堂有幾宗緊要公案，倒不及奉陪了。說罷，把手一拱，竟入內去矣。秋遊見他帶譏帶笑，似允非允而去，心下狐疑不決。連晚膳也無心情去吃，只是對着孤燈悶坐。聽樵樓正打二鼓，忽房門上一似彈指之聲。秋

遊吃了一驚，忙問何人，却又悄然並沒有人答應。少頃又聞微微咳嗽，覺得香氣襲人。秋遊心中疑訝，起身開門一看，只見月光之下站着一箇女子。秋遊驚問道：「汝是誰家女子？如此夜深人靜，獨自在此徘徊，得非花妖木怪耶？」那女子微笑道：「妾非花妖木怪，乃木怪花妖耳。秋遊道：「汝果何人？」深夜至此，且又輕彈門扉，微嗽花間，乞賜質言，用開疑抱。那女

子道妾乃蘇氏瑤枝。偶因步月至此。此係家君衙齋內院。汝又何人而得棲此。秋遴見說不勝驚喜。忙上前施禮道。小生錢塘陳秋遴。心中微夢蒙令尊相留在此。自從樓下得觀仙姿。并讀佳句。至今不勝羨慕。次日即懇求令尊欲賸關雎之咏。豈期未邀俯允。致使徘徊愁絕。今幸小姐賜臨。不知何以慰我飢渴。瑤枝道。原來果就是陳解元。但家嚴慕君才貌。故特欲

以舍妹相妻。並非妾也。秋遴道。然則在樓下題詩者。即合妹乎。瑤枝道。咏菊之作。實係妾題壁。但其中更有委曲耳。秋遴道。小姐既係樓下題咏。詩者是郎令尊所說。小生所求之瑤枝小姐矣。不知更有何委曲。瑤枝笑而不答。秋遴迫問再三。瑤枝道。此乃家父之謀。賤妾豈忍破之。但妾與君雖一時邂逅。不覺情用以鍾。今又蒙君垂詢殷殷。安敢不以實

告。妾實非蘇氏親生。乃係蘇之繼女。因賤性自幼耽於書史。是以粗知文墨。而舍妹則才貌俱無。家父欲以舍妹爲君配。而自揣不能當君意。是以李代桃僵。做成圈套。令妾於當日特呈陋質。并露微才。以致君之懇求。今君果一見而情痴如此。是君之所志者在妾。而所得者舍妹也。秋遴聞言。跌足道。原來有這一段情節。若非小姐說明。幾落這老兒圈套。怪道有這許多做作。分明是要穩我之心。但小生一片求耦的志誠。實在小姐。不識小姐何以教我。瑤枝笑道。家父既意在舍妹。是卽舍妹之幸也。更有何言。秋遴道。小生之情。豈在舍妹。專因慕小姐才美。故寤寐以求。欲遂生平之願耳。今夕旣賜相逢。倘無一言慰我。則數日來之愁悶。爲徒然矣。瑤枝道。妾亦因感君之情。故不避男女嫌疑。深夜至此。但其

事若遲至明日，則終身不能挽回矣。秋澁忙問道：「這是爲何？」瑤枝道：「家父已定於明日與君允諧秦晉，舍妹之姻一妥，則賤妾尚何言哉？」秋澁道：「這箇不妨，我自左推右却，只是一箇不允，想令尊亦無奈我何。」瑤枝微笑道：「妾固知君不願，但再一推却，則君又豈能留連於此，不能留連，則雖有情於妾，亦無以濟其事矣。」秋澁道：「然則如何而可？」瑤枝道：「妾雖思得一計，只恐有關風化，貽笑相如，是以未便啟口。」秋澁道：「小姐既有甚良策，何妨見諭，倘能得諧私願，倒是一場風流佳話，正不必更計其他耳。」瑤枝見說，沉吟了半晌，方說出這箇計較來，正是：

羅浮一夢舊天台，曾被花神怒貶來。
零落不知風雨恨，維揚又見笑顏開。
只因瑤枝這條計，有分四八百年歸休古蹟。

一朝獻根底原形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
分解

評云寫秋澹之受誠齋奚落此爲淋漓盡
致迨至誠齋含糊半允若涉大水於此幾
收港矣乃忽然另轟奇峰天矯天外用筆
至此真乃如龍蛇捉不住可謂蔚然大觀



